

## 微博时代

●可别走心了，成本太高，我们走肾吧。

(大望鹿)

●林夕说，其实，你喜欢一个人，就像喜欢富士山。你可以看到它，但是不能搬走它。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，回答是，你自己走过去。爱情也如此，逛过就已经足够。

(via 火柴阿萌)

●美是一场战争，而我居然是个和平主义者。(马薇薇)

●你准备好踏上波澜壮阔的网红之道了吗?“嗯……怎么准备?”“从拍第一套硬照写真开始!”

(王金牙儿)

●人人都在玩手机，若干年后，墓碑上只要刻上二维码，路过时拿出手机扫一扫，一生的故事就出来了，爱过谁，恨过谁，还牵挂着谁……顾名思义，这才叫“扫墓”。(佚名)

●人一傻，眼里的世界就变的特别单纯。(押沙龙)

●什么感动常在伤心刻骨都会被时间冲淡，世间想忘忘不掉的只有尴尬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

(快乐精品秀)

●她总是在枕头下放着一把刀，以防突然有人给她带来一个蛋糕。(王晓璐)

●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：真的不想上班!(薛定谔的炮)

●叹息是成年人的哭泣。

(连岳)

●天下事物，只有足够“低幼”才能流行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。

(王金牙儿转张宏杰)

●痛苦源自攀比，幸福来自俯视。

(越描越黑)

●我不相信星座……我是射手座，天生多疑。

(光消失的地方)

●《西部世界》更新了，感觉像拿到晚报的傅老。

(贾行家)

●“希望”是这个时代最没希望的词汇。

(大望鹿)

●现在的女孩子，如果不努力，是会被抓去结婚的，而且还要生三胎。

(佚名)

## 亲生

五一假期，我大学室友来看我，带着她的双胞胎女儿。

两个小姑娘比S小姐小了几个月，长得一模一样。S小姐和她们是第一次见面，却很快就能分清两人了，她说，“宁大宝比宁小宝矮了一点点，又胖了一点点。”

三个小姑娘一见如故，很快就玩到了一起，画画、唱歌、玩滑板、逛公园、吃吃喝喝，很是快乐。到了分别的时候，都有些舍不得。

S小姐很失落，“你要是也生了双胞胎就好了，我就有了哥哥姐姐或是弟弟妹妹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。”

“你怎么寂寞了?”我问她，“你在学校里有那么多同学跟你玩，在家里还有表哥、表妹们。”

S小姐很惆怅，“可是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啊。”

## 胖子有罪

“哎，小高真倒霉!”放学路上，S小姐跟我说，“他今天又把椅子坐坏了，连椅子腿上的螺丝都变形了。”

小高是S小姐班里个头最高、块头最大的男生，据他自己说他已经102斤了。

“除了他，我们班里还没有人把椅子坐坏过呢。”S小姐很担忧，“每个班级的桌椅坏了，都会被扣分的，可是他这学期已经把椅子坐坏过两次了。”

“他肯定也不是故意的。”我

## 纯真年代

跟S小姐说，“可能是椅子的质量不好，又刚好被他碰到了。”

“哎，我觉得吧，还是他太胖了。”S小姐说，“我们建议他减肥，可是他减不了啊，说吃少了就饿得慌，”然后笑眯眯地问我，“你们胖子是不是都这样?”

## 踢足球

自从看了动画片《超智能足球》后，S小姐就爱上了足球。

“我们今天体育课上踢足球了。”小姑娘放学回来，一头大汗却非常兴奋，“我们没有球，也不敢去跟老师借，刚好有个同学捡到了一个矿泉水瓶子，我们就当做足球踢了。”

“你踢得怎么样啊?”

“我感觉自己踢得很好啊，结果竟然踢成了0比2，因为我们的对手太厉害了!”

“你确定是对手太厉害了?不是你踢得太差?”我调侃她。

“怎么可能呢?”S小姐回道，“我当前锋也很好

## S小姐的幸福生活(一一〇)

金秀华/文

薛文/图

的，不过明天再踢的话，我可能要去当守门员了。守门员也很厉害!”

## 近视

学校里体检，S小姐拿着视力报告，忧心忡忡地回家来，“怎么办啊?我好像近视了。”我一看，她的右眼视力不太好，初步诊断是假性近视。

“等到周末，妈妈带你去医院

检查吧。”我安慰她，“就算近视了也没关系，戴个眼镜就是了。你看，妈妈不也是戴眼镜的么?”

“肯定是你把你的近视遗传给我了。”S小姐不太高兴，“自习课的时候，我和班长传纸条，我问她‘你觉得我戴眼镜会不会好看?’她竟然说‘肯定不戴眼镜好看些。’”说着说着，小姑娘更沮丧了，“那我不是很丑了?”



子又飞来做窝，这种想当然的趣味，如今却需要高昂的代价了。

那段时间是人生的一个意外的空白，也是一次过于漫长无聊的缓冲，待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学后，开启各种搏杀和冲刺，才发现那种空白的令人回味，于是在后来的人生里，遇到急转弯和急刹车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指手画脚的告诉我应该这样那样，你怎么样不那样不那样?我却总是想赖在原地，哪也不去，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做，就像面对白杨树下那一湖镜水，它那么美，美的不需要一顶点儿意义和诠释。

我没上过高中和大学，说到大学毕业季，用我闺蜜文君的话说：6月29日还觉得母校是母亲，到7月1日母校就变脸后妈了，因为母校已经把毕业生们当钉子户了。学校会给宿舍断水断电，学生们会彻夜砸东西，发泄几年来集聚的情绪：友谊、情感、成绩、对未来担心，对变化的恐惧……大学毕业生们最不想通的是，迎新时敲锣打鼓的欢迎，毕业时咋就人还没走，茶就先凉了?

研究生毕业时，开始流行吃各种各样散伙饭，我都没参加，我一直认为，超过四个人以上的团体其真诚度就要打折扣了，就有可能两两之间有分歧有隔阂，那么该有多么大的伤感或者共鸣才能够溶解这些纠葛呢?我对人性其实一直没有信心。

而两个、三个知己之间是无所谓散伙的，因为好，所以天涯海角，距离或时间只能风干多余的水分，增加感情的浓度。

喜欢把离别酝酿的分外煽情的人，恐怕是生活太平静了，需要刺激一下情绪。而我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就不喜欢夸张的放大的情绪了。

没事就是最好的事。

## 毕业季

肖遥

孩子们都到了毕业季。

微信上有几个人问我家孩子小升初考的怎么样?人家都是好心，但是我一点也不领情，我觉得说些人情话表示关心的人都挺乏味的，倒不是因为小孩没有考的多好(世俗标准上)，显得他们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问的煞风景。而是，在小孩自己的标准里，她这回已经算考的不错了。在我的标准里，她考的刚刚好，不多也不少。

考的多了说明小孩的童年没有充分的用来享受童趣，都忙着给脑子里塞“有用的”东西了，透支了脑力。考的少了说明小孩的童年在自卑中度过的，毕竟人要在集体中生存，没自信就没有尊严，没尊严会给孩子留下阴影。

小孩也一点点也没有被考试成绩所影响，她屏蔽负面情绪的能力还是挺强的，或者说，生活中有更多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情感让她应接不暇，比如说，要毕业了，这个学校忽然就不属于她了，她再进学校就不是以学生的身份了，这其中的身份焦虑，对于成年人尚且有不可承受之轻，更何况孩子。

话说小孩的毕业季，六年来，小孩最讨厌的是“周一穿校服”这个规矩，小孩跟了我，天性散漫，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，送她到学校门口，她忽然脸色大变：“糟了!忘穿校服了!”这样的桥段几乎每周上演一次，然后她会绝望地看我一眼，走进学校，因为她知道她妈更不靠谱，绝不会像别的家长

样飞也似的冲回家给她取忘带的书本、忘穿的校服，她得赶紧地离开，否则她的妈还会幸灾乐祸嘲笑她。

对于还不会煽情的小孩来说，离别是沉重的说不出的味道，小孩说：“这个周五，是我们最后一天课，我想可能没有人会哭，都会装作没事人的样子，上课，下课，放学对看到的同学说‘再见’。心里都清楚以后不一定能再见了。”我问：“不会有人哭吗?”小孩把话题转开了，她说，有一次上阅读课，小美的同桌谢肥读一篇文章，一只小鸟和一棵树很好，有一天树不见了，小鸟到处去找树，它飞到森林里问，有谁看到树到哪里去了?松鼠告诉它，树被砍了运到村里的木材厂去了，小鸟去木材厂，其他木材说，树被做成火柴了，在一个小女孩家里，小鸟去找小女孩，看到小女孩正在划一根火柴，小鸟就哭了，念到这儿，谢肥就哭了。小美很奇怪，谢肥为什么会哭，不过小美也哭过，体检的时候，抽血的男生们逗她说，可疼可疼了!小美一边排队一边发抖，还没排到她，她就哭了。

我想起我的小学毕业季。那年我家调离山里的军工厂，前往另一个城市。前一天晚上，我妈让我和邻居小伙伴毛三睡在一起，我一想到以后山长水远，再也见不到毛三，就哭了，毛三真心好奇：“你为什么哭呢?我只有我爸打我时才会哭的。”第二天，我刚一上车，从车窗里看到毛三站在

下面，哭成了个泪人儿。

到达新的城市也是6月份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转到小学的话，刚好得参加小学毕业考试，父母说，还不如直接从中学转到中学。可以不参加考试了，耶!人生所有的“越轨”可能就那时候埋下了种子，让我尝到了不遵从特定的轨道的可能性、甜头，还有孤独。于是，我有了长达3个月的暑假，漫长到不知道该干啥的毕业季，书还封在箱子里没取出来，家里还没有电视，不认识其他孩子，没有朋友，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晚饭后跟父母一起在厂子后面的麦田里散步，沿着麦田走到头就是个鱼库，其实就是六个人工湖泊，在夕阳的金光里波光粼粼，湖边两排高大的白杨树，鱼库的景色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天空的颜色根据天气不同而不同，尤其是傍晚，火烧云映衬到水里，天地瞬间变得神秘而壮观。

当时的我却好像一下子被抛到了荒原里，头一次体会到了无聊的滋味，无聊得连睡觉都没意思，吃饭都没滋味，如今我匆匆的奔忙，换来一年中有几天到风景美丽的地方羁留，虽然每年都能去不一样的地方，看不一样的美景，可是，这种生活，怎么能和随时都能看到湖岸边春天的浅草、夏天的荷塘、秋天的镜泊、冬天的残冰相比呢?所有美丽的地方都是上天对人类的赏赐和安慰。距离家那么近的地方有那么美好的一个所在真是幸运，看去年的燕